

## 两代之间

## 一只拟人化的狗

□孙道荣

真没有想到,父母竟然养了一只狗,而且已经养了快一年了。

母亲特别怕狗。记得以前在小区散步,远远地看见一只狗,哪怕是再小的一只狗,母亲都会闪到一边。父亲倒是不害怕,但他小时候在农村被一只恶狗咬伤过,自此对狗没了好感。

他们怎么可能会养起狗来了呢?

家门打开了,一只狗先伸出了脑袋。虽然母亲电话里已经告诉了我,我也做好了心理准备,但还是吓了一跳,因为站在我面前的,是一只伸着长舌头,哼哼唧唧喘着粗气的大狼狗!母亲安慰我,别害怕,“花花”不像个卫士,倒更像我们家的礼仪小姐。

“花花”是它的名字。果然,花花只是围着我嗅了嗅,就开始摇头摆尾了,仿佛很熟捻的样子。母亲说,它经常去你的房间,熟悉你的气味呢。

吃过晚饭,陪父母在客厅坐下来,闲聊。花花安静地卧在母亲脚边,不时用舌头舔舔母亲的脚背。

母亲说,花花很通人性呢。

过节的时候,你爸爸单位发了一箱子芒果。搬回来后,就放在门厅。每天,我和你爸各削一个芒果吃,芒果很甜,味道很好。但是,有天晚上,我准备削芒果时,你爸爸却说,他不要吃了,因为他白天刚在报纸上看到说,胃不好的人,不宜吃芒果。你爸还皱着眉头说,难怪这几天胃不太舒服,原来都是吃芒果吃出来的。

我就自己削了一个芒果。数了数,还剩下最后六个芒果。

你绝对不会想到,第二天早晨,我们起床后,惊讶地发现,剩下的六个芒果,全被花花叼到了狗窝旁,一个一个全都咬烂了。花花不吃水果的,很显然,它是故意的。这么好的芒果啊,太可惜了。我很生气。可爸爸却笑了,夸奖说花花真懂事,知道他不能吃芒果,所以才将芒果都咬烂的,要不然,怎么放在门厅一个多星期了,它都没咬,单单我们昨晚一说,它就全咬烂了呢?

母亲说,平常我对花花最好了,但它就是跟你爸亲,女儿都亲爸呢。花花是只母狗。看来,他们是把花花当女儿养了。

坐在一边的父亲插话说,我看花花还是跟你妈亲。说着,顺手拿起茶几上的电视遥控器说,这是我们家第五个遥控器了,原来的遥控器,被花花啃坏了。买回来一个新的,没到一个星期,又被它啃坏了。前后已经被它啃坏了四个遥控器。

母亲接话说,那你知道花花为什么要咬遥控器吗?转身对我说,我有时不在家,让你爸管管花花,带它出去遛遛,可是,你爸却常常只顾自己看电视,完全把花花给忘掉了,花花只能可怜巴巴地趴在电视机前,你爸却盯着电视,看都不看它一眼。它一定是恨透了电视,所以,才把遥控器给啃坏的。

说着,母亲指指茶几,上面放了这么多东西,为什么它别的都不啃,却只啃遥控器呢?道理很简单,它恨它呗。

父亲摇摇头说,其实花花就是个破坏分子,养它快一年了,咬坏了十几双鞋,啃坏了四个遥控器,还咬烂了我们六七副眼镜,有一次,甚至把我刚买回来的整条香烟都给撕烂了……

母亲说,花花喜欢撕咬你的香烟,那是它知道香烟有毒,是心疼你呢,我支持它。

就这样,父母亲你一言,我一语,讲的全都是花花的故事。花花真是恶行累累,比我小时候破坏性大多了,奇怪的是,他们说起这些时的语气,竟然没有丝毫的责备,反而充满了怜爱。好像他们谈论的,不是一条狗,而是他们的掌上明珠似的。

夜渐渐深了。

父母进了房间,关上门,花花温顺地趴在房间的门口。我也走进自己的房间,准备睡觉。被子很暖和,带着阳光的味道,一定是白天刚晒过。突然意识到,我已经一年多没有回过家,没有睡过这张床了。

床上留着我的气息,餐桌边有我的气息,家里的每一个角落都有我的气息,花花一定都嗅到了,它一定很奇怪,怎么一直只闻到气息,却没有见到我的身影呢?

我早该回来的,爸爸妈妈。

## 名家新篇

## 一九五八年的羊肉汤

□孙方友

一个喝茶的地方

瓦庫

全国十佳特色茶馆

很远的一个地方驻队。母亲在一个社办里当工人,夜里十二点才能下班。家里只有我和两个弟弟。大弟六岁,二弟才两岁。每天去大食堂领饭,我均要拉着大弟,背着二弟,手里还要端着个饭盆。当时大食堂在北街安着,我家住在镇东街。从东街到北街,足有二三里路。又加上是大跃进,修路扒房,大街上坑洼不平,一片零乱。元旦节,我们那里称为“阳历年”。节前的时候,上头就声称过阳历年时要杀猪宰羊,吃好“共产主义的”第一顿饭。因久不吃肉,我自然很盼节日快快来临。

终于等到了那一天,天还没黑,我就拉着大弟背着二弟去北街大伙上领饭。领饭也叫打饭。因白天忙,“大会餐”放在了晚上,说是每人一匀羊肉汤,匀是马勺,一匀一大碗。小孩儿饭量小,只给半勺。我们那里喊大食堂为“大伙”,可能是大伙伙在一起吃的意思。北街大伙安在几间筒子房里,全是民房打通的。因为那时候镇上人几乎全都赶到了镇东的一个村子里,号称是“集体农庄”。镇上的民房准备办工厂,不少门和门框都已拆除,送到炼钢厂炼钢去了。各家各户的大锅、小锅和洗脸盆什么的也全摞进了炼钢炉化成了铁汁。没了门和窗户的房子个个像张开了大口,给人一种恐怖感。我家因为提前被编织厂占了去,所以才得以幸免。我们弟兄三个在家住也是临时的,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家已不是家,成了公房。过几天,我们就要随母亲住进“工厂”里去了。

那天晚上,我和弟弟走到大伙房的时候还不到开饭时间,说是开饭还早呢,并说开饭前还要开会庆祝元旦。那时刻几

口大火炉上已上了笼。笼很大,一排5层高,一拉溜儿好几合,里面蒸的全是红薯。顺便说一下,1958年本是个丰收年,尤其是秋季收成好,那真是谷子好像狼尾巴,红薯大得像人头。只是为显示大跃进的成绩,出红薯时用犁子犁,只把露在表面上的拾了回来,以至埋在下面的许多丰收果实到来年大饥俄时,人们又将霉烂的红薯扒出来做馍吃,又臭又苦的烂红薯虽然难咽,但总比活活饿死强。看离开饭的时间还早,我只好又领着弟弟回家去。那时候编织厂的工人已经下班,几间空房里只剩下我们三个娃娃。小弟弟饿了,又哭又闹。直到天擦黑时母亲才抽身偷偷跑回来一趟,从兜儿里掏出两个馒头儿给了大弟和二弟,然后对我说大伙上今天会餐,熬的羊肉汤咱家可以领两马勺半,要我端一个大点儿的盆,并说汤太烫别朝家端了,拿着筷子就在哪儿喝了算了。小弟弟太小,吃了个馒头儿就睡着了,但大弟一直顽强地等着喝羊肉汤。母亲走后,我将门关牢,便领大弟一同去领饭。

那时候,天已大黑,由于一街两行少了以往的店铺,黑洞洞的。好不容易摸到北街口,终于看到了远处的灯光。大食堂的院子里点了两盏汽灯,高高吊在两棵大树上,照得眼睛发晃,更加视路不清。恰巧有大人路过,我们紧随其后,总算摸到了食堂前的场地上。场地里黑压压全是人,一个领导正站在高处讲话,大意是今天是元旦节,是大跃进的第一个新年。然后就开始大讲超英赶美,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洋犁子洋耙的共产主义生活,接着又说现在刚进入共产主义,所以今天只喝羊肉汤。那人讲过,又一个人讲,声音比刚才那个还洪亮。讲的还是那一套,并说共产主义一夜来临,今天就是证明,我们马上就能喝上共产主义的第一顿年夜饭——羊肉汤!下面的人好像被羊肉汤三个字击中了神经,目光里都透出了贪婪的光。我当时听不懂这些,只感到一切仿佛在梦境里:那炫目的灯光,挥动的手臂,洪亮的口号……都显得不真实,唯有“羊肉汤”三个字眼儿,强烈地刺激着我的小胃。大弟弟更不懂事,问我:哥,什么时候才能喝羊肉

汤!我说:别慌,快了!不想这时候,又一个人上台讲话。不过这个人讲的较为低调,他说马上就要开饭,热红薯随便吃,羊肉汤一人一马勺,小孩儿两个人算一个。北边两个队的在西边领,东边两个队的在东边领。他话刚落音,就听“轰”的一声巨响,似火燎马蜂窝一般,人们四散炸开,奔跑声,叫喊声似炸了营。我十分害怕地护着弟弟,躲在一隅,也不知自己该去哪方领羊肉汤,傻了一般。

不一会儿,就有不少人领到羊肉汤,“吸溜吸溜”的喝汤声震耳欲聋。打饭处有人一声连一声地高叫,像是按户主喊名字。我虽然听到了那人像在喊我母亲的名字,一下来了精神,大声应道:在这儿!在这儿!但只可惜,我的声音太小,被淹没在一片嘈杂声里,母亲的名字也很快被另一个名字所代替。大弟弟更加失望,哭了起来。

万般无奈,我只好一手端着饭盆,一手拉着弟弟,插着人缝儿向刚才叫我母亲名字的地方走去。那里仍旧围着好多人,里三层外三层,似一堵堵高墙。我看到不远处的棚子下有几个大筐,里面全是蒸熟的红薯,已被人扒得少皮没毛。我领弟弟走过去拿了一块——1958年的红薯真是大,每一块都像大人头。那红薯干面,炸皮儿,在惨白的汽灯下龇牙咧嘴。那么一大块红薯我们两个娃娃自然吃不下,可掰又掰不动,费了好大劲儿,方掰下一小块儿。最后只好放弃,将弟弟安置在一处,自己一个人又去人墙那里等领羊肉汤。

那顿饭真是漫长啊!那一天夜里等我领到羊肉汤时,已近午夜,当我兴高采烈地端着羊肉汤找到我弟弟时,他已趴在冻地上睡着了。我想将他晃醒,他却睡得死,我怕他冻着了,就将他搂在怀里,坐在一根枯树干上,腾出一只手,开始喝共产主义的羊肉汤。所谓羊肉汤,只有白菜和粉条,而没有羊肉。两马勺半汤我竟一个人喝光了,最后总算捞到了半拉羊耳朵!

那时候,场地里已没了人,只有两盏汽灯“呼呼”叫着,地上一片狼藉……

远处,传来母亲唤我的声音,惊慌又凄厉……



百味人生

## 那些朋友

□魏振强

善。前些天,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,他的老婆承包了一座报刊亭,生意惨淡,她便在亭子旁边又搭了个小棚子,放了一个冰箱和一个小柜台,卖冷饮和香烟,有人认为碍市容,要拆掉,他便想到我,让我找一位姓潘的朋友,我顿了一下,说,他死了,死了一年多了。

他在那边连“啊”了几声,腔调都走了样。我能想象他的错愕和痛惜。我的朋友老潘他从未见过,但老潘就像一个躲在幕后的人,在别人每每遇到难处时,都会伸手帮一把。我朋友的老婆,当初想租报刊亭,老潘二话没说,给她找了一处;后来没钱交押金,老潘给垫上了;老潘还找人给她拉电线、接通自来水……在那座江南小城,老潘是个有头有面的人,但老潘不像其他人那样要姿态、打哈哈,谁向他求助,他都不会推辞,能帮上的马上就帮,不能帮的,又千方百计托人。

要说世上有善人有好人,老潘无疑是其中的一位。可惜好人真有不长寿的,老潘死在五十岁的门槛上。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时,我也像重重地磕在石头上一样,很疼,很痛。

人生就是这样聚聚散散,那些爱我们的,那些我们爱的人,一个个地走了,我们在享受过他们的暖意之后,不得不用一波悲伤掩盖另一波悲伤。

沮丧难免,但不会绝望,因为总有些稀薄的星光在我们的头顶闪耀。

大约六七年前吧,我的另一个朋友老吴接到一个电话,是他的一位姓张的朋友打

来的,电话一接通,就传来痛哭声:老吴啊,这么多年没你的消息,我以为你死了,我就找到你老家的小县城,想给你扫扫墓,然后再找到你的爱人和女儿,给她们一点钱,让她们生活得好一些,我在这里打听好几天了,终于打听到你的消息,人家说你活着……

老张的哭声渐渐地变成了笑声,开怀大笑的那种,声音似乎长着腿,顺着话筒飞过来,老吴捏着话筒,泪水潸然而下,他没想到会让一个朋友记挂了二十多年。二十多年前,他是个业余作者,因为投稿,和那位姓张的编辑相识,便经常和他在一起扯淡、喝酒,交往久了,就成了知己,成了亲人。几年之后,老吴不幸得了尿毒症,先后换了两次肾,多次从鬼门关里逃出来。他的许多昔日的朋友从刚开始的关心,到慢慢冷淡、疏远,老吴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差,心也一天比一天凉,他与外界几乎断绝了一切联系。他的故交也都“理所当然”地认为他死了。

但老吴没料到的是,十多年之后,有人还会想起他,想着“祭奠”他,想着帮助他身后的亲人。

——这是我亲耳听到的最美好的一个故事。不仅是因为老吴没死,不仅是因为他的朋友体会到朋友“死而复生”的狂喜,更重要的是,它让我和老吴一样感受到虽然虚伪横行,但总有真和义一息尚存。

听着老吴讲故事的时候,我有点儿神思恍惚,我想到我的那几个朋友:亲爱的,你们要是没有后,该多好!